

合沓 下 音 爲酒器謹以瓢以對破
聖角 反 瓔 下 謙器婚禮所用

器璫 下 謂說說 所用市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懲誠 上 聲 玉器正也 | 所用市
隙也從也反集也 | 瓔也謙器婚禮所用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北三末

達五

- 習禪六 本傳二十人 附見三人
-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
-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晏倫傳二
- 唐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
- 唐蒲州柏梯寺釋彙獻傳四
- 唐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
- 唐江州東林寺釋道唯傳六
- 唐荊州四脣寺釋法顯傳七
- 唐荊州神山寺釋玄爽傳八
- 唐蒲州救苦寺釋惠仙傳九
- 唐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
- 唐衡岳沙門釋僧倫傳十一
- 唐丹楊沙門釋智嚴傳十三
- 唐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

僧
普
明

達六

唐釋道宣撰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達六

唐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唐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唐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

唐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唐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

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速度
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
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
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
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
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
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
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
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

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
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

真身砧搥不碎遂聲鍾告衆白黑咸集祥涕

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

衆覩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

目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兒肥白可

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

達六

明至寺怪異謂羣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
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
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
州又怪昇明日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
信請將七日試以鹿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
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跪謂弟子曰

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
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
而跏趺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

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
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

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
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係也咸怪其言
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未禮悔之時隨
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
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
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剥葱一一重
重剥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剥削
本來無葱何所剥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
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
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卧唯離念心以終其
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
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
達六

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
執見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
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
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
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
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
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間
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闔在已到屈膝
死後蓬篋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
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鍾看之已絕年八十
歲仁壽二年歿后云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
還即掩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卧倫也有

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
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羣犬相將於
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
又有義學諭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里
礙仁壽二年歿后云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
還即掩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卧倫也有
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

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
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
兄道慈法師慈道王晉川備如別傳又以付
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
大法爲已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

法不學周遊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
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
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
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賓主兼善
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
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

達六

四

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
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咸所
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顧寺
日爲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
武道喪墮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議無缺
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
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乘梓
便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
壽寺鎮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
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
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
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

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
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干餘部請他轉五千餘
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
數難紀以年月終於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
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
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達六

不日而就兩寺圍遶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知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花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尾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真于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祥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緣州歷縣紛黷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

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礙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

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沉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滯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睽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居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煥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絲二百段十三年州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歎若喪厥親焉

釋道暭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迹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屆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

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鍋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鍾暫扣已傳秋駕顥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覩奧盡斷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達六

七

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荐臻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

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

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寶冥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亂地素非道緣旣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不亡有顓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顓

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鍋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鍾暫扣已傳秋駕顥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覩奧盡斷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鍋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鍾暫扣已傳秋駕顥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覩奧盡斷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達六

七

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荐羅戎火餳殘相望衆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尔旦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永莫之能獲自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凶威自余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

生之秘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尺八部圍遼彌天之所造也其實冠花帳供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清定水矣而

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

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及葬嶷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荊州都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銘之于彼

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爲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彌金碧之飾以顯

達六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

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肆道有空俱涉末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

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

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
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繰
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尔後年漸遲暮夢
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
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
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

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
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
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
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
像來入房首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
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

達六

九

歷劫因緣遂卧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
巨禪師顥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
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
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璵元

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
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
門如市初時璵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餽惡獸
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
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

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
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
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
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
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
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

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
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叅錯有異
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
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
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

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娉及婿家不許諸道

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飲食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号聖尼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辯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

達六

十

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鍾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卧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三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微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

達六

十一

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於縣陳家捨
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劑爾許可爲
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
云此分劑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
斷竹泉水上漏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
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
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
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慈寺未終一月有五百
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花香及紫金花臺從
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
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
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鍾聲遍郭聞合郭咸
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
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
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
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
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
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流入澗澗水

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壞浮圖高數十丈
裂開數寸又有雙鷄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
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
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小
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
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
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
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虫血汚穢朽腐之
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虫耶不然
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
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
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爲
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
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幡翊其左右
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年恒
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
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

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齶夾之歎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能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興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即於光中禮五十三

佛猶未滅更體二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太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僞夏寶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犧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

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旣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云意欲爲父焚身報達六

十二

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乃迴心剃剪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楚臣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

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揜斯亦德動幽靈爲若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少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略智勇過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搘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爲虎賁中郎將雖身任軍師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灑囊所往之處灑水養虫以爲常事及僞鄭之在東都黃公龔行征伐相陣聞將應募者多黃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僞鄭大將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劍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泣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剝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

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頭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榮官之若雲遂弃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繙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誓至蓬雲願特捨恕無相攬擾旣山藪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

達六

十四

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死獵者悟之所獲並放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閻丘流威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旣瞻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巖曰郎將癩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癩欲醒君癩正發何由可救汝若不癩何爲追逐聲色規度榮位至於清

喪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
非癩如何唯佛不癩自餘階漸貞觀十七年
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寂不以形骸為
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
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用通故俗聞者毛豎
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癩人坊住為
其說法吹曠洗濯無所不為永徽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終於癩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
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達六十五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即白
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
家布衣蔬食日誦卷經目覩七行一聞不忘

貞觀三年竇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余
日聽俗講文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
平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
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為聯類佛教兩用疎通
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
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

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
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
土觀行因余廣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
名僧諮詢疑請寂又上荆襄蘄部見信禪師示
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
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
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為鬼神受戒莫敢
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
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闇梨受戒誓
不食肉如何為吾殺生愍余愚癩且恕汝命
後更余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

婺州二人同載績麻為貨至江神所一以蔬
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
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
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
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
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

私度之罪伏毘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牀衆蛇惱患不夕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蠅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准顯慶五年行

達六

十六

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旣久忽告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余夜衡州諸寺鍾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

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花彩甚盛至夏大發晃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

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頸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諮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各晝夜剋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

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

達六

十七

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微中卒今靈軀尚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婆婆寺南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禪習止可長生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沒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在去恒岳自瞻相接又有僧喬禪師者住忻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号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福者衆乘懶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禪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歎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寔可舟航遂入茅山依炅法師剃除周羅服勤請道炅譽

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筌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宴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揔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真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夜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於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荷揚聲脚蹤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羣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則朽壤驚泉

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
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
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
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
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
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

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
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
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忽大動聽偈驚波鍾
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
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
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
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
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
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
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宮
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鷄籠山幢蓋笳簫雲
浮震野會送者万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

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
娉婚乃逃隱茅岫是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
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碑文佛窟
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
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
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

達六

十九

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
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回
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在幽
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
師者誓留日夕諮詢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
并探杖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即内外
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略粗畢還隱幽
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廬惟一坐敷自餘蔓草
苔莓擁結坐牀座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
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
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
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

俗咸欣求徵中江寧令季修本即右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幽未之許後銳所商搘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

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介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趁庭宇充闈時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端昌言微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遺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減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

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有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

達六
千

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略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妓女陳碩貞邪術惑人傍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刹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

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
於塵境斯爲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
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
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
割減不爽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辯擔負一石
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有勞倦百有餘

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憤
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
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
相顧諧會瑟琴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
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寔斯
人矣時有高座寺亘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

達六

九一

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
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
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
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
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
迴遑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亘

良久撫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瓘
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
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
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既達建初寺有德
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謔而
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爲融來忽輕

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坐控舉文理
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
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
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頸頰濃
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
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肩肘絕綿動

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軟慈
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
而情忘暇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
身誓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揔
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
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于心故其安忍刀

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杆以生誹滅跡內以死虫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各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犁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聆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津之交

達六
九二

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持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

達六

二十三

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綴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窓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弥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蘇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繫於巖室氤氳三日衆不惻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崗之陽

釋法嚮姓李楊州海陵葛崗人形長八尺儀兒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姬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

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
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
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
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
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
曰吾患耳疾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

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
大虫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
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
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
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
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
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
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
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
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
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
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

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
終年七十八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
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獵人眼目可埋山
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
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
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

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
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
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
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
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
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
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
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
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
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
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
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

達六

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峴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今合城同時合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見雙峯有好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來遶並爲受歸戒受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

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爲吾造塔命將不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尚可不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忽見天地闇冥遠在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今若存

(達六)

(六五)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怳怳如人割斷因落

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陵空喻斯人矣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爲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闋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遺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入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違念慧攸發神遊覺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爲世結愛輪迴諸界未曰波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麗妙慧開通局遂有揔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東心學唯妙遠于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

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爲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群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茲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至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

達六

九六

內有心學者揔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爲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陵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像爲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爲極也請爲陳之因爲敘曰原夫正像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敎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德齊焉故初千年爲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機

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
巨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修
明相似道流爲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基
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
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爲
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

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
也約相兩敘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
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纔數攝持皆耽昏
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遑
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
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年

達六

大七

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
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決住持何能入道故言
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
則理自清顯涅槃敘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
宴坐神仙致議空林睡卧群聖同美誠以託
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成

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
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旣談之於心口體
亂爲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
腐於脣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
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
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鄉
乎所以託靜栖心辟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
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
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寶寶重之冠方駕
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領
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有
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
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
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
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摩
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竢高
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
少審其慕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

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曠可崇則情事易顯幽曠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耄難述矣

達六
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縠抑當其位褊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逞慢逞惑

九八

此則未開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爲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璡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璡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

達六

失在對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賡如傳京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顥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越之捋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強賊節操如鐵石志槩等雲霄備彰後傳略爲盡美又如慧瓊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

十九

所通法依爲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爲時喪致延遑帝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即承瓊胤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云其風類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

定學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掛珠亂招而稱禪數納衣乞食綜計以爲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執以爲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闡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述同好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

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爲明證通斯致也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之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寶標於華望貽厥後奇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錄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達六

右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見內典
錄保唐寺藏經
萌烏_反
猛
蘄州上_巨瘳音_抽病砧搥下_直_追_反
汴州上_皮浚儀上_思_閭
反縣名歐_出上_鳥_口_反_正_追_反
作嘔也_也_捨

